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二一四

舊唐書卷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

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  
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  
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脩五  
禮五王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  
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  
東遷周室寢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廝之刺  
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  
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  
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  
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

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  
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  
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  
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  
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  
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  
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  
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  
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  
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

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續鴻生鉅儒銳思綿絕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繇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

立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園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橐稭罇以瓦甒此法

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  
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  
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  
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  
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  
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  
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  
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  
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  
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

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叅會改定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叅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叅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鼓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



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叅定叔夏卒後  
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先  
天二年紹爲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  
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  
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  
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  
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  
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  
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  
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

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  
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  
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  
祇神州及宗廟爲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  
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爲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  
山林川澤之屬爲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  
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  
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  
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  
致齋惟爲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  
之日集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  
於尚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  
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  
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  
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  
褶陪位於殿庭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  
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

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餽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橐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

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綯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壇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壇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

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  
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及  
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  
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  
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  
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  
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  
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  
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  
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

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  
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  
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  
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  
唯祭法云周人禘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

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旣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  
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  
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  
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  
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  
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  
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  
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  
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